

远行
译丛

多瑙河之旅

(意) 克劳迪奥·马格里斯 著
蔡佩君 译

Danubio

多瑙河是欧洲最富诗意、最受音乐家宠爱的河，
也是欧洲最古老、最长的河。

本书作者马格里斯作为一位谦虚的向导，用他神采飞扬
的笔触引导我们领略这条古老大河里流淌的欧洲文明。

上海文艺出版社

Danubio
Claudio Magris



多瑙河之旅

(意)克劳迪欧·马格里斯 著 蔡佩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瑙河之旅/(意)马格里斯著;蔡佩君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699-3

I. ①多… II. ①马… ②蔡… III. ①纪实文学-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2051 号

DANUBIO

by Claudio Magris

Copyright © 1986, Claudio Magri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987

出品人:黄育海 陈征

项目统筹:姜逸青 徐如麒

责任编辑:夏宁

特约策划:潘丽萍

封面设计:汪佳诗

封面图片© Domingo Leiva/500px/Gaopinimages

多瑙河之旅

[意]克劳迪欧·马格里斯 著
蔡佩君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75 字数 267,000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99-3/I·4541 定价:58.00元

目 录

- 1 第一章 沟槽的问题
(源头问题)
- 56 第二章 工程师纽维克洛夫斯基的多瑙河世界
(德国南部的多瑙河世界)
- 144 第三章 在瓦豪低地
(奥地利的多瑙河世界)
- 169 第四章 中央咖啡馆
(维也纳)
- 233 第五章 城堡和小屋
(布拉迪斯拉发)
- 259 第六章 潘诺尼亚古地
(匈牙利的多瑙河世界)
- 323 第七章 安卡祖母
(穿行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之间)
- 384 第八章 可疑的地图
(保加利亚的多瑙河世界)
- 415 第九章 Matoas, 快乐之河
(罗马尼亚和河口三角洲)

第一章

沟槽的问题

(源头问题)

1. 一块碑

亲爱的朋友：

威尼斯市市府官员茅利齐欧·塞康尼先生提议我们举办一项展览，展览名称为“旅行的建筑：旅馆及其历史与乌托邦”，展览提案见附件说明书。建议展出地点是威尼斯。目前有部分组织和机构已表示有意协办。阁下若有兴趣和我们合作……

这封恳切的邀请函是几天前寄到的，并非写给特定的人，也不知这邀约是发给谁的。由市府当局赞助的温情美意，超越个人而拥抱了全体：这全体指的是人类全体，不然，至少也是那广泛而流动的文化知识社群。随信附上的提案由图宾根大学和帕多瓦大学的教授共同执笔，根据某种严格的逻辑而草拟，并附带一份参考书目。其目的在于将旅行的不可预测性、路途的复杂多歧性、延误的偶然性、入夜后的不确定性，以及任何

旅程的不对称特质，化为有如论文般无法更动的秩序。整套架构拟定了某种求生法则的初稿。如人所尝言，如果生命是一趟旅程，我们就是地球的过客。

在这个以星球的标尺治理和运作的世界里，诚然，旅行的冒险和神秘好像都已不复存在。即使波德莱尔笔下的旅人——他们出发去寻找闻所未闻的事物，准备好面对探险中发生海难的不测，但即使有未可预见的重重灾难，他们在未知当中找到的却正是离开家时打算脱离的那份无聊乏味感。然而，移动总比什么都没做好：火车飞驰过乡野的时候从车窗往外看，举面迎向微风，就感觉有什么东西经过，穿流体肤。空气悄悄钻进衣服里。自我膨胀又收缩，像只僧帽水母。一点点的墨汁流出瓶外，稀释到墨色的海洋。但这束缚缓缓舒张，好像换下制服，代之以一套睡衣，反而比较像是学校课表中规定的一小时休息时间，而不是什么伟大的解除动员的承诺。即使感觉到那无情蔚蓝的天空在未决的现实下铺展开来，也都是虚幻妄想，像诗人贝恩^①所说的。太多自满而专断的预言者告诉我们，观光业者报价清单中“全部包括”的条款里，是连一阵清风扬起都算在内的。不过幸好留给我们的还有归类的冒险、图表的刺激、方法论的诱惑等。接受威尼斯市府官员委托进行策划的图宾根大学教授也许也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无聊得很，难以挑战奥德赛之旅，那种旅行是属于个人的真实而独一无二的经验。但他在第三页引用了黑格尔的话来润饰自己的文章，以此鼓舞自己，更响应这位出自同一座大学城之神

① 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德国诗人，作品充满表现主义的色彩，诗集有《陈尸所》、《肉欲》等。（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注。）

学院的哲人，主张方法即经验的建构。

就在出门前，在信箱中发现这封有系统的计划书，我现在来到一条木椅旁俯瞰狭窄的水流，心中对这个计划产生好感。隐藏在这些逻辑的段落和指示箭号下面的是一则微型的赋格的艺术。长椅散发出好闻的木头气味，一种男性的强悍，令人想起隆河河谷的骑士，而我面前的布雷格河——还是多瑙河？——是流动的青铜丝带，闪着褐色的光辉；也多亏森林里的几块积雪，生命显得冷冽而清新。天空和风中都带着许诺。周遭环境结合一种善意的松弛状态，快乐的秘密结盟，也许再加上一声“亲爱的朋友”这样热络的召唤——让我产生信心，甚至接受了我们这位德国同事在威尼斯观光计划书中提出的精心架构，他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各种旅馆的类别加以综合，看起来还蛮有道理的。

旅行竟还有建筑，令人感到欣慰，而为这建筑贡献几块石头也是有可能的，虽然旅人不像是会建造风景的人——因为那是固定在原地的的工作——反而像破坏风景的人。这是霍夫曼^①作品中的人物R男爵的态度，他四处旅行，欣赏风景，若为了享受或创造美丽的全幅风景，必要时他会把树砍了，把枝裁了，把崎岖的表面弄得光滑，把整片树林铲平，把农田摧毁，如果这些东西挡了他的好视野的话。但即便破坏也是一种形式的建筑。根据特定规则和计算所从事的解构，一种解体又重组的艺术，或说创造另一种不同秩序的艺术。当爬满植物藤蔓的

^① 霍夫曼（E. T. A. Hoffmann, 1776—1822），德国浪漫派后期作家、音乐家。

墙突然倒塌，出现一片宽阔的景象，遥见远方落日余晖中的城堡，这位 R 男爵又多停留几分钟，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他一手搬演出来的奇景，然后掉头疾去，不复归来。

每种经验都是严格方法导出的结果，即使是 R 男爵眼中那远方夕阳的清澈透明，或来到黑森林这张木椅旁所感受到的雪一般的沁凉气息。正是在这分类当中，在试图将之归类的条目中，生命闪现，充满挑逗，这样做的时候更暴露出生命不可承受的神秘而诱人的余绪。这两位文思泉涌的学者草拟的计划也是一样的，其所采纳的形式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让我们在一个数字和下一个数字之间极小的裂缝中，瞥见旅行无尽的起伏变化。它把旅馆分为几类：豪华型、中产阶级式、简朴型、工人阶级式、地区风格型、码头区型、“欢迎大型旅游团”型、村舍型、亲王型、修道院型、慈善机构赞助型、贵族型，还有商业行会的旅馆、海关和税务局的、邮局和卡车司机工会的旅馆。唯有科学化的分类图表才能真正凸显日常事物和事件的形而上学的幽默、其中的关联和顺序等。举例来说，在第五节，专谈场景，这场景当然就像可能会出现在旅馆中的一样。在某个地方我们读到：“2.13. 色情：求爱——卖淫。2.14. 沐浴。2.15. 卧室。2.16. 警铃。”

我不知道黑森林的纽埃克这个地方的这家旅馆应该归在哪一类，旅馆就在离这条木椅一两英里远的地方；二十三年前，我就坐在这家旅馆里看着一个小小的啤酒杯垫，上面有福斯坦堡啤酒的广告（一个圆形的硬纸板，金色的底图上有一个类似红龙的图案，有蓝色的边线），而我的生涯也就这样决定了。出

发与归来，“为了认识我的地理之旅程”，那个巴黎狂人是这样说的。距离长条木椅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碑，碑文表示此地为多瑙河的源头或说源头之一。事实上，它是在强调这里是最主要的源头。旋律之河——诗人荷尔德林^①是这样称多瑙河的：诸神之间深藏的辩论，连接欧洲和亚洲、德国和希腊的通衢，沿着这条路，诗与文字在神话的年代降临，将存在的意义带到西边的德国。对荷尔德林来说，河岸犹有神祇，藏匿着，且为徘徊在流亡之夜及现代疏离中的人们所误解，但却生生不息，犹然长存。深眠于德国土地，只因现实的单调平凡而变得无趣，但注定要因某种乌托邦的未来而再度苏醒，唤醒心的、自由的、和解的诗篇。

这条河有很多名字。有些人称上游为多瑙河，下游为伊斯特河，有时候又用一个名字指称全河。老普林尼^②、斯特拉博^③，还有托勒密^④就曾想过上下游的分野在哪里：也许是伊利里亚^⑤，也许是铁门。古希腊诗人奥维德称为双名河的一条河流，将德国文化随着其所梦想的精神的奥德赛之旅，往东方牵

①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将古典希腊诗文形式移植到德语中，深受席勒赏识，唯其作品在二十世纪才重新被发掘。

② 老普林尼（23—79），古罗马军人、从政者、博物学作家，最有名的著作，也是唯一流传者为三十七册的《自然史》，为罗马帝国日常生活各方面观察的总汇。

③ 斯特拉博（前64？—23），古希腊时期的地理学家及历史学家，主要描述从印度、埃及到不列颠各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民情。

④ 托勒密，公元二世纪时的天文及地理学家，著有《天文学大成》、《地理学指南》。

⑤ 伊利里亚，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大体上是今天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

动，和其他文化的无数混杂变形相融合，并在这些变形中找到自身的完成与衰落。德国学者断断续续地沿河而下，行囊里装着最新的风尚与引言；如果诗人只荡着醉舟，他的替身便遵循让·保尔^①的建议，一路搜集并记录的不只是视觉意象，还有老旧的开场白和戏单、车站的闲聊、史诗与争战、丧葬和形上的铭文、剪报，以及贴在小酒馆和礼拜堂的告示。拉马丁^②有一作品即题名为《东方之旅的回忆、印象、反思及地景》。你可能会问，谁的反思和印象？独自旅行时——这是常有的事，我们得一路计较盘缠；但偶尔生命对我们不错，可与四五好友同游，让我们得以看世界，也许只有匆匆几瞥，而好友会在最后的审判中为我们作证，并以我们之名道出。

在两次旅行之间，我们试图将鼓鼓的笔记档案转载到纸面上，把一捆捆的东西、便条纸、小册和目录转成打字的纸页。文学是移动的房屋；每次换地址，就遗落某个东西，而其他的东西又在我们先前忘记的“安全地方”冒出来。真的，我们就像孤儿，荷尔德林在写多瑙河源头的诗中如此说道：川流不息，在阳光中熠熠闪烁，如生命本身的流动，但感觉它会反射回来，却是一种让人目眩不堪的幻觉，像墙壁上不存在的光点，耀眼的霓虹。

乌有的颤栗却将事物点燃，留在沙滩上的锡罐、汽车的后视镜，一如夕阳让窗燃烧。河流无所加添，而旅行无关道

① 让·保尔（1763—1825），原名里希特尔，德国浪漫文学先驱，见本书第二章。

②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派诗人。

德——这是魏宁格^①旅行的时候说的。但河流是一位高超道士，沿着河岸对命运大轮及轮辐间的缺口大作文章。每一段旅程中，在放松、安逸的片刻里，都至少会有一些关于南方的知识拼凑。多瑙河并不在意河岸上的孤儿，只是不断朝海的方向流去，朝至高的信念流去。

2. 多瑙埃兴根，还是富特旺根

这里是多瑙河主要的源头，布雷格河源头有一块碑这样写着。虽有此镌刻的文字，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多瑙河源起何处的辩论依然热烈，事实上也是富特旺根和多瑙埃兴根两座小城争辩不休的问题。而广受敬重的沉积学家——同时私下钻研稗官野史的史家阿梅狄欧，最近提出一个大胆假设，又让事态变得更复杂。他主张多瑙河源自一个水龙头。我们不想把自古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回顾一遍，包括从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前辈赫卡忒乌斯，一直到在报摊上都买得到的近期《梅里恩》旅游杂志，但至少提一下，多瑙河的源头就像尼罗河的源头一样无人知晓，亘古以来即是。好几世纪的渊博评论中两河彼此牵扯，而多瑙之水只在两河的比较和模拟中与尼罗河彼此辉映混合，若非实际如此，至少在语言上是。

河的源头是希罗多德、斯特拉博、恺撒、老普林尼、托勒

① 魏宁格 (Otto Weininger, 1880—1903)，维也纳出身的早慧作家，代表作《性与个性》影响时人如维特根斯坦甚深。

密、神秘的西姆努斯^①、塞尼卡、梅拉^②和埃拉托色尼^③研究、推测或探求的对象。有的人想象或确认源头是在海西造山运动中隆起的德国中部林山。有的人认为在北欧神话中的极北乐土，有的人认为在凯尔特人或塞西亚人的土地上，还有的人认为在阿卜诺巴山或西方之国，其他的假设则提到河的岔口，一支流入亚得里亚海，还有关于黑海河口形形色色的描述。不管是追溯史前时代的历史或神话（“让阿尔戈号”的英雄^④在多瑙河一路航行，远至亚得里亚海），还是今天的探查，都迷失在广袤无垠中，迷失在浩瀚的地理中：伯恩高地原始多瑙，即今少女峰和艾格峰隆起之处，与其上之泉，原始的莱茵河、内卡河和美因河所注入的最初的多瑙河，到第三纪中期所谓的始新世时（即距今六千万年到两千万年前），出水口是在今天的维也纳；它流入覆盖整个东南欧的萨尔马提亚海的西提斯湾，那里是海洋最初的母亲。

阿梅狄欧对于远古和印欧史前史并不特别敏感，他跳过原始多瑙，加入富特旺根和相距不到三十五公里的黑森林小城多瑙埃兴根关于源头的争辩。众所周知，根据官方的说法，多瑙河的发源地是在多瑙埃兴根，当地居民更引其地方法则，言之凿凿，以保证该市真为源头所在。即使在罗马皇帝提比略的

① 神秘的西姆努斯（Pseudo-Scymnus），公元一世纪的民族志和地理学者。

② 梅拉（Pomponius Mela），公元一世纪的古代地理学家，著有《世界概述》。

③ 埃拉托色尼（前 276？—前 194？），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及诗人。

④ 希腊神话中与伊阿宋一起出航寻找金羊毛的英雄。

时代，就已宣扬那从山边迸跃而出的小泉是多瑙河之源，此外，我们发现布雷格和布里加赫这两条河的汇流处也是在多瑙埃兴根；再根据旅游指南、官方文献、乡谈野谚等所确认的最新意见，两河在此处汇流即构成多瑙河的起源。创造并包围了所谓中欧地带的这条河流，其起源是古老王公领地完整的一部分，如同福斯坦堡的城堡、藏有《尼伯龙根之歌》和《帕西法尔》手稿的宫殿图书馆、与当地领主同名的啤酒，还有让欣德米特^①成名的音乐节一样。

“这里就是多瑙河的源头。”多瑙埃兴根的福斯坦堡公园中，有一块碑如此标明。但是布雷格河的源头立了另一块碑，布雷格河发源地的地主沃兰博士解释，在所有可能的源头当中，这条河的源头是最深入黑森林的——更精确地说，距出海口是两千八百八十八公里——比到多瑙埃兴根的上游还要长四十八点五公里。这位沃兰博士所拥有的河流源头，距离富特旺根有几公里，他挥舞着各式各样认证过的文件向多瑙埃兴根力争。这是法国革命略为迟来的残余影响，在“德国的不幸”的边远荒林小城回荡，有如中产阶级的专家和小地主起而反抗封建贵族及其盾徽。富特旺根的好市民组织起来支持沃兰博士，而每个人都还记得那一天，富特旺根的市长率领一群市民，神情不屑地将一瓶取自布雷格河的水倒入多瑙埃兴根的泉源中。

^① 欣德米特 (Paul Hindemith, 1895—1963), 德国现代乐派作曲大师。

3. 报 告

我手边带了一份阿梅狄欧的报告，连同一封巨细靡遗的信函，以便在他加入我们之前先确认一下地点，再和他讨论。应该快了。这份报告采纳了富特旺根的说法，虽然某些地方略有出入，但基本上主张多瑙河的源头是布雷格河；所以布雷格河应是真正的多瑙河，而布里加赫河因离黑海没那么远，所以为布雷格的支流。这份报告语锋锐利，有如信使徒宣教，其科学的精确性带着人道主义的风雅，却又有忧郁之兆。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探究山崩、大规模岩层变化，以及奠定沉积学里程碑的研究者，还是一位非常谦让、退避的作者，写了一些较不为人知的文章，像是《心不在焉颂》，也翻译了一些苦恼不安又一丝不苟的德国浪漫诗。

我们从报告中得知，最初吸引他的一定是小旅馆，那间靠近布雷格河源头、有着斜顶和木墙的旅店。他的报告提到许多旅店，这份资料是真正的历险叙述，因而在旅程中每个阶段他都做了记录，就像那些寻找尼罗河源头的探险者撰写的文字一样；有家小旅馆的花园里有石矮人，或门上垂有枝叶，或有古老的自动钢琴，或有木梯通往阁楼。写这份报告的人在某方面是非常和蔼而自信的，但字里行间确实有一种逃逸的企图，显然在寻觅藏匿处的某个人踏上了堕落的偏航，他在寻找遁迹之所；那些小旅馆都是适合喝酒谈天的好地方，但是在有斜顶的房间略偏黑暗的角落里，作者正在寻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森

林里的女巫小屋，童年的秘密基地。但不像害怕永远无法赶上自己的项狄^①，这份报告的作者是想让自己迷失，他给了误导自己的方向。

来到源头处之前，他在富特旺根参观了钟表博物馆，在数以千计的各种形状尺寸的钟面、齿轮、指针、因时间的运动而启动的机械钟、钢琴以及“钟摆森林”——他说的，带着某种压力——当中徘徊了数小时之久。信里头说，那围绕在他周遭的等时性运动仿佛生命的秘密节奏，将时间自动分节，全然纯粹，全然空洞。在信中，存在，似乎是一自足完备而不断回归到开端的动作，有如摆锤晃动于两个循环而分立的极点之间，什么都没有，唯独抽象的摆动本身以及将之下拉的地心引力。因此，最后，经过岁月的折损，身体终于达到无法挽回的静止状态。

他拐到源头去，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逃避那僵滞的感觉，到外头散步清醒一下是借口。要转移自己对于自身内在的凝视，并用于分析他者的身份或事物的现实及本质——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现象是如何出现在世界和心灵的地平线上的？“这本书是蓝的，这个烟灰缸是圣诞节礼物。”保罗·博齐教授在《整体、身份、机会》(1969)中如此写道。但他马上强调这两个词语的不同，即蓝的可见特质和圣诞节礼物的质性之不同。前者是透过电磁波和视觉神经的脉冲而到达大脑皮层的，后者则只存在

① 项狄，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创造的小说人物。

于收礼者的心中，但对于当时进入房间而未被告知的观察者而言，这层意义并不存在。

沃兰博士所有的土地上，汨汨流出的水真的是多瑙河的源头吗？或者只是有人设想（认为、相信、宣称）这是多瑙河的源头？显然，阿梅狄欧想要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其对于意识所产生的最初作用。于是他从富特旺根出发，决意以观察所见描绘多瑙河的源头，先将所有先入为主的说法放到括号中，而以其最纯粹的形式来掌握。

他的报告一开始就审慎而有说服力。布雷格河之水从山腰一个小斜坡的地上冒出来，斜坡继续往上延伸了数十码。阿梅狄欧顺势上坡，同行者还有玛达莲娜和玛莉亚·吉欧狄塔，最后三个人的鞋、袜和裤管都湿了。那草地几乎是浸在水里的，整片土壤也都湿透了，无数小水流漫布其上。两姐妹虽然湿透，行动起来却比阿梅狄欧多了份从容，阿梅狄欧的魅力主要在于他令人觉得可靠的魁梧体格，很像皮埃尔·别祖霍夫^①，然而他的文笔则完全从容优雅，轻盈而精确地记下细节，有如停在花朵上的一只蝴蝶。现象学是对的：事物纯粹的表象是善而真的，而土地的表面比其凝胶状的内里空洞更实在。圣奥古斯丁规劝我们不要踏出我们的自我，他在某种程度上是错的，因为一直留在里面的人会迷失在白日梦中，最后落得对几个从恐惧的残渣中生出的妖魔焚香膜拜，像每夜祈祷以驱逐的噩梦一般虚空而阴险的妖魔。

① 皮埃尔·别祖霍夫，小说《战争与和平》的男主角。

描写斜坡草原的这几页，我们的沉积学家笔调有力。他找到了史诗作者那种古典的丰饶，在处理细节的时候掌握了一条普遍法则的存在，将细节全兜拢在单一和谐的整体中。科学帮助我们清醒，向前行进，发现那个世界毕竟还是善的，其结构安全无虞。任何受过扎实科学教育的人，即使身处变动以及不断失去自身身份的事物中，也都会觉得自在。

阿梅狄欧被归在此类，也许有一点不情愿，也或许是不安，所以他（像报告中所说）要自己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更上坡处，到底是哪一条延伸出这股泉水？”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以来，河流一直是代表追问身份的意象，最开始就是那道古老的难题：人有没有可能把脚伸入同一条河中两次。笛卡尔也是，他最著名的试验就是拿了一块又硬又冷的白蜡靠到火边，形状、大小、紧实度和颜色都改变了，但还是一块蜡。就是在这条河边，一六一九年十一月十日纽贝格的多瑙河边，多亏巴伐利亚公爵的慷慨，他在一间冬天有暖炉的房间里，开始可以清楚确实地思考事物。

从泉的小洞冒出的水，显然来自更上头的湿润草地，证据就是搭在玛莉亚·吉欧狄塔肩上的玛达莲娜举起来的一只脚，腿形很美，而脚底已湿透了。土壤吸收了无数涓涓细流，又使之回渗，回到白日之下源头之泉出现的地方，就在沃兰博士立碑处。学者阿梅狄欧因此自问，这草地中饱满之水源自何处，那就会是多瑙河的发源地。他沿着涓流而下的小水流径往上溯，不到百码就发现了一座十八世纪的屋子，侧面有一柴房。眼前还有“一条突出的长沟，也许是一条管子，通过靠近柴房